秋蟪吟館詩鈔

秋蟪吟館詩鈔卷二

上元金和亞匏

椒雨集下

雙拜岡紀戰

我過雙拜岡紅日漸西入一隊蜀郡軍赴戰意甚急道旁皆狐疑相隨頓雲集前行未百步楚士兵各執狙伺何人家環屋四邊立尚欲踰垣看攀樹當梯級蜀軍自東來呵逐楚士開楚士轉身鬬戰聲馳如雷大刀狂有風長矟疾於雨雙拳鷹骳兜獨脚象鼻吐貼地提進猱衝天善

飛虎身挾車輪盤氣振屋瓦舞纔驚彼洞肩卻
是此斷股額批創更裹胸貫罵猶苦直似父母
讐豈但酒肉怒從來攻城時未見今日武雖各
數十人半里暗塵土觀者魂盡褫前揖敢笑阻
兩軍戰方酣一人怒馳馬竟從此門出瞬已到
山下楚士紛逐之譋語餓鴟啞馬上必蜀人楚
士所捉者蜀軍志擁護鴉散亦走野吾儕好選
事略息行人喧稍稍相問訊來窺此家門門中
一幼婦頹顏自呼冤我亦不必問汝亦不必言

將問

我何言問諸將諸將之來自　天上　帝視公
等何如人專閫半是熊羆臣相期併力殲黃巾
他年一閣圖麒麟公等伴賊八千里於古步步
綏當死軍興於今四年矣神州之兵死億萬以
罪以病不以戰大官之錢費無算公半私半賊
得半奏捷難爲睡後心籌糧幾奪民家爨今春
自楚東下時賊船如馬江頭馳頓軍何事來偏
遲坐令嚴城入賊手五月不能攻下之公等尚
學飲醇相白頭老盡連營師　天語勿謂督責
寬雷霆只是駢誅難謂當補過桑榆晚酬　恩

不負登時壇畔聞北去賊中原數郡犯及今無寸功罪狀誰末減君不見百戰百勝新息侯征蠻到死譏逗留

兵問

兵來前吾問汝汝今從軍幾年所且不責汝無事年年年用　國如山錢亦不責汝近年事事事弓刀盡兒戲只汝出門時汝家復有誰若父若毋若汝妻若兒若弟若汝兒骨肉哭路岐不能親相隨旁觀代銜悲祝汝歸無遲自從送汝後竟無見汝期古人亦有言生死半信疑何知

汝身在身在心死久煙牀鴆毒甘博局梟呆貧
帳下畜村童路上訛村婦村民米與衣結隊惡
聲取縱免將軍誅可告汝家否汝家儻聞知念
汝罪難赦老者愁可死少者悔可嫁壯者欲汝
囚幼者亦汝罵汝或猶有心不淚當汗下計汝
惟一戰功罪在反掌豈但慰汝家報　國受上
賞君不見中興第一韓良臣本是軍門舞槊人

雙將行

如我語語謝將軍將軍何以威名聞賊不敢劉
鍾山雲鍾山在東營最後西前一營倚山右逼

賊一里與賊守其將白面二十餘一槊殺賊賊不如賊以千刀來一槊已入刀中呼賊以萬火來一槊已出火前趨賊懼賊且退一槊闖賊當溝湨賊敗賊乞命一槊驅賊如羊豬東城之賊夜不眠由來軍中有一全（參將名玉貴）更結一營鍾山南但願賊至戰便酣其將短身近三十兩刀飛舞對賊立開門延賊賊不入出門挑賊賊不集捉刀稍前賊走急賊走未步刀已及刀旁衆賊環而泣但聞刀聲風習習不知所殺若干級衣上半邊人血溼南城之賊塵不揚由來軍中

有一張都司名國樑軍聲仗此二人在鍾山尚在桃源外將軍無言坐帳內

全君者黔人起卒伍在楚南有禽偽王子功甲寅春已官總兵奉　命佐和春督師攻廬州君至則當賊而營戰甚力其六月膂骨傷於礮經數醫鐵丸不得出憤極創潰卒張君者字殿臣粵人自賊中來歸今已積功至提督幫辦軍務方全君之去江寍向榮督師指臂惟君一人而已三年以來賊狼衝豕突致君奔命不遑雖積有威聲所向披靡然循江

上下南北人皆待命於君則君亦勞矣今年五月鍾山之潰君適逐賊溧陽或云在六合聞而馳歸衛督師東下止於丹陽督師旋以憂死時賊勢方盛分數道並進君以死力走之嘗於一日夜來往三百里內各與賊戰戰比勝他軍亦數萬君所不至無敢戰者苟非君一人搘柱阽隤則常州以下東南郡邑事未可知焉他日吳中尸祝之報竊以爲不在向督師而在君也丙辰八月補識

鄰婦悲

時復寓鍾山南二里之村民劉氏

還家不得處寄居非家時涼雨睡未起但聞鄰婦悲鄰婦作何語一家十三人中春纔幾日盡死餘一身此禍何自起起自賊至夜夜半聞刀聲走避北山下違投山下村村中阿姊家自然驚失魂隨風播在沙風沙將魂去老幼一時病舅姑年最高先後遂垃命夫婿及小郎未嫁阿妹三比肩小男女四女纔一男此病死略同彼病死不異朝死棺未封夕死棺又至官軍駐鍾山四月歸家來生者尚何人一女號母懷頃者天大暑此女復病死生者尚何人屋內一身矣

如何乞醫藥死者未死前死者既死後如何償葬錢惟有一塊田亂時向誰賣賣後衣食難但恨一身在一身豈免死死胡獨後期一身豈惜死死更無人知人閒人不知鬼路鬼自熟只願作鬼安不願作人哭不願作人哭哭聲已不支問答有老翁欲慰難爲辭鄰婦如此悲所以摧心肝我非鄰婦悲何以眼鼻酸

見彗七月初八夜戌亥之間見西方白後日早半刻至八月初遂不見

半輪秋月外頓見一星長直與繩同體明如燭有芒衆心雜驚喜或謂彗見是賊方盛時或謂彗見則賊滅是二說者余皆

未敢知也余說只尋常彗自經天走西人論已詳於余天文無所知惟古以彗占驗者亦不必盡合嘗見西洋人謂彗星非一若以往事推之其周天也亦約略可得其年歲如道光五年所見之彗至道光三十二三年間當復見今則正其時矣西洋人之言天文未免與王荊公同病然其所見之年歲能預言之恐亦未可厚非耳以俟博雅君子教我焉

將渡江之全椒作書寄母

入秋已一月別母今幾時母之命兒行謂獻軍門奇百謀不一合前事毋盡知近來寄人食十日常五飢身上衣綺單涼風作聲吹前者瘧又發熱甚體頗羸牀頭無一錢村中亦少醫全椒

舅若姊書已三回馳召兒居全椒今日兒難辭
當兒出城來萬慮不到斯一城尚隔絕渡江況
違離束髮受書初侍母鐙下帷母言教兒勞翻
祝科名遲常常依膝前負米底不怡讀經至盲
左包胥退吳師小子沈后臧入吳與母隨一旦
自歸楚棄母甘如遺棄公不正視兒弟生鄙夷
論史至典午劉琨急義旗奉表命太眞母裾絕
臨歧既去并州鄉身遂東南覊功雖敵士行天
性識者疑毋輒呼兒前毋效若所爲所爲非人
情不念生平慈兒亦跪白母但效萊綵嬉似此

忘親恩豈不根本虧何圖夙所貽一一兒蹈之母猶寄賊中兒竟遊天涯母今病若何賊是無行期何年面重見何月手復持何日聲相聞何時淚對垂兒縱得長生白髮臥者誰作書忍辭母强顏述愁眉雖多慰藉語大要回面欺遙想母見書絕無責兒詞責兒兒已遠惟有長相思相思願兒健仍似從前癡癡極思更苦定復悲不支悲時孰勸母當未生此兒果未生此兒尙無此日悲

曉發

單車碾殘月村巷荅雞聲花露逼人冷葛衣如紙輕江空催曙色山瘦讓秋晴親舍日趨遠白雲何處生

抵全椒 余生於全椒九歲歸江甯今二十有八年矣

襄水重來老大身兒時井里認難眞誰知竹馬看花地今作池魚避火人以後生年原幸草無多客路已勞薪望門隨處欣系宿甥舅爭先話苦辛

到全椒後徧飲諸親友家

乞食居然似壯遊到來宵燭總句留耄談軍事

同胡賈愛問鄉音又楚因諸親友家頗有江甯人寄居者酒力能除兼月病蟲聲不改故山秋人前彊道思親苦豈抵重幃老淚流

聞落葉聲有感

夜夜空階落葉橫因風隨處答蟲鳴紙窗如墨每疑雨華髮成絲是此聲蘭芷江邊遷客淚蘼蕪山下故人情飄零自分無歸日略向岐途訴不平

呈從舅吳築居先生

我生方八歲全家寄舅居深深修竹中許借聽

雨廬阿舅纔中年仗筆爲農鋤遠作珠履賓歸
已逼歲除劇與我父飲到鼓一中餘我幼何所
知階前鳴輕琚阿舅月旦寬道甥器璠璵其時
浩然師即先生弟余第六舅也下帷治經會我母屬多病
命兒就受書讀了不異人蠢蠢奴牧豬不過問
字勤朝至髮未梳宵雪侍披吟免觸屏風呿阿
士無文章何以當過譽明年還江南行及燒燈
初阿舅惜甥去門前送登車諄諄語我母長路
毋苦凄別舅從此始見舅日以疏惟當試秋闈
阿舅來自滁一月金陵城我母接笑吹謂舅非

外人食恆糲與蔬舅必叩甥學陳編執獵漁我
敬前請益常得疑團祛後來舅漸老名場厭齟
齬忙槐意常慵罷劵博士驢我尤負舅望少壯
成棄樗碌碌局轅下足不出里閭我母況更衰
家之升斗儲寒氈急甘脆塵務漸紛拏地雖百
里近欲行仍姑徐與舅遂隔絶似限參辰墟前
年吾師亡會喪豈躊躇適我痁甚危天末哀空
茹遙知阿舅痛一翼忽折鷃鼓琴失舊曲老淚
常溼袪我母每念舅棄日意不舒詎之尺素通
情話難畢臚今來投舅家叩門自愁余長身臏

骨在瘦影疑山魈靣目黑且醜蓬髮森栟櫚回首三十春如瞬馳居諸何知拜舅時乃作迯網魚阿舅幸尚健教甥停欷歔薄田歲有收不愁甥食糈爲縫秋衣裳且脫六尺練舊時我居屋百花香露滑大好尋鶴夢月地魂蘧蘧所恨行過處久哭絳帳虛阿舅待甥厚敢辭春風噓眼前毋家人日日歡相於我母卧圍城舅謂悲何如

馬總戎龍 卒於軍弔之

若論江南將如君頗不多志難忘墮甑語必到

揮戈獨戰能行否無醫奈病何別時珍重意今日爲悲歌

九月九日

登樓忍餞素秋殘尚有清明淚未乾敢望菊開容手把但聞萱好亦心寬愁多自厭鴉聲亂別久方知馬角難等在山城風雨節衆中我獨不勝寒

上海城陷縣令袁君祖悳死之其賊魁日小金子前已爲袁君所獲而未殺至是竟爲所害

屠伯原非治行宜奈他觀釁輟耕時效尤竟敢

欺強弩用猛何傷斬亂絲一命貸狼搖尾易萬聲雛鳳噬臍遲盤根錯節今都是寄語龔黃早主持

宴集居舅小園坐上諸君皆有贈詩賦酬

過江原似故山行卻戀南雲夢不成許我看花先蓄淚對人把酒且吞聲胸如冰塊因誰熱髮有霜華早自驚青眼未須頻屬望飄萍從此是餘生

過吳氏園本余外祖家園也今別歸一吳氏其後樓為余初生處

一樓燈火半河濱地名半邊河曾此嘑聲夜惱鄰翦燭尙留垂老客有先君子舊好二人尚能識余一覓環已似再生人滿栽黃菊都新樣還倚青松亦夙因豈獨傷心慚宅相眼前誰是舊家親

過達園廢阯弔吳山尊先生

先生駕鶴三十年在何洲島爲神仙人間遺下好樓閣囘頭一夢成雲煙想因圖畫似天上不教久落緇塵邊斯園四美我曾見先人舊宅園東面締交夙證雷陳盟結鄰晚遂羊求願其時先生方棄官謝逋招隱還名山謝逋招隱賣賦買山先生園門

聯也種樹眼前名節表藏書身後子孫看不須金谷豪絲竹何事平泉珍草木先生自構將就文外人早羨瑯嬛福胸無萬卷通人才談何容易停車來題襟不問草元字秉燭難登文選臺酒非三盃驚人量亦莫輕來此堂上鎖門投轄嘉威戾廣座傾尊北海相別有生平廣廈恩更令海內仰龍門但聽平津賓客語都識洛陽錦繡春我年太小纔勝衣學書尚恐亡羊非偶從先人拜山斗舉頭四壁香塵飛不知林壑是何物臨行但乞花枝歸一自先生埋玉樹先人亦返

金陵住望裏還知星聚堂長成尚記鶯啼路漸有人傳水石差漸聞人說散煙霞紅蕉栽入衙官屋么鳳分棲駔儈家我猶未信無椽瓦大抵蓬蒿徧階下徐鉉故園今賣茶李靖荒祠誰養馬今來頻過小橋旁不見藤蘿一寸牆半里寒流戀荒徑四邊衰草占斜陽零星略有幾拳石黃葉疏林不成色石下宵眠守菜傭林外朝逢掃薪客園名偏有路人知我況先人杖履隨若說蘭亭觴咏事要似西州痛哭時先生於余亦得爲舅家

當日斯園月與風尚在誰家詩卷中海上從來

多蜃氣南陽沁水千秋同先生雲際定含笑不用招魂向碧空

贈滁州張瑾山瑜

結客無家日先嫌衆裏身吹簫當末路傾盖得斯人酒好休辭病詩多不計貧桃源何處是可許結比鄰

君先賊未至自滁州還
全椒近又將還居遠鄉

拜舅氏吳履吉先生墓四十韻

先生諱坦
以諸生終
無子惟一女適楊氏即今余所寓也
余幼時寄居全椒受外家恩尤多

山色瘦蘼蔦溪芳寒著芡爲尋蠅弔冢遠至雁鳴郊懷舊銘剜蘚銜哀坐藉茅請從西景晚與

秦北聲脩姓望唐韋杜儒修漢服包酒兵誰敵
虎文伯此騰蛟熱手善因竈閒身老繫匏平生
千卷業流輩幾人交神促乖龍夢先生卒於辰年兒遲
綵鳳胞遺珠一星小埋玉九泉坳長夜今尤駃
餘田孰守墝墓旁本先生田今已歸他氏只添秋草宿難免
惡塵淆陳壙妖狐搰荒溝狡兎跑野燎焚宰木
鄰糞漚滛宵雨潤耕偷垈冰乾獵趁罦村尨肯
呵護山鬼亦欺吹不信藏魂魄由來等影泡紙
錢慳螗舞麥飯斷鴉捐棄豈參軍忍悲胡太傅
教若今餒眞苦未必恨全抛昔我生初歲寒家

旅寄巢毋懷剛學語舅膝每編髻賜果調行急
分花祝醻妓替支歌蹋踧故試字礉礉肩絹容
塗墨琴絃聽放膠風神江最賞月旦阮何謝慨
自門停鵬愁過室網蛸詩無元禮說書向湟陽
鈔九載甥依甯三春客渡瀼兒時恩竟負天外
首空抓欲訪齊蒿里還陳楚蕙看有心澆趙土
何日返秦崤昨以鳥遭紲新爲魚避羅此鄉桑
宿蔭華屋竹看苞殷帳燭曾翦謝庭棋罷敲慘
從橋墓祭敬代鄭孫庖先生沒後十餘年始嗣一族孫在遠鄉亦不能
時至祭掃病蟀蘄蓬末饑鷹瞰樹梢喧闐逢社鼓髮

鬚過雲楯敢謂靈招鶴聊當淚制鮫芙蓉城在望歸慰蔡家甦

聞江寧婦女有出城者十月之後賊許婦女出城采薪乃有逃者自賊婦官至村民至我兵以次賂之事可不敗然吾母臥病之人則無如何也天之酷余甚矣實余不足以回天俾母病早愈耳

天遣春柴老人欣夜網開但令金有用不至命難回獨我臨風望遙知伏枕哀筍輿猶未可況得杖聲來

哭湘帆戶部二首有序

君名壽昌滿洲鑲黃旗人世駐防江寧

君以道光乙未舉鄉試一上春官未第適改駐防人鄉會試例用　國書非君所習驟學之不能盡其奧遂無聞達志吳縣馮景亭先生來主惜陰書院講席奇君才時駐防人官京師者仍得如京旗人與漢試先生赴官　京師與君乙未座主今相國卓公謀乃囑君納粟得小京職駐防將軍不聽行督部陸公力主之君始就部爲散員得與會試以道光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咸豐壬子

散館又改主事君仍鬱鬱不自得君體
素羸自入　京師益常常病今年之春
聞賊趨江寧走健僕求迎母夫人及妻
與子未至而江寧陷家覊賊中不得出
君病遂篤四月卒君博研諸經尤善言
說文假借學所著書皆未成惟夏小正
疏證聞已具稾文入南朝人室詩宗蘇
長公　本朝滿洲人之文章經濟多有
遠勝前朝者而江寧駐防中則如君者
實從前未有君與余及蔡君紫函琳孫

君澄之文川交最密余於十月在全椒始聞君逝驚逸之魂才力愈苶蓋未足以輓君聊存短奏用寒悲耳

春風容易替回寒如此招魂底用官　帝里傳人伊古重江東才子到君難名山有約分金饋滄海無情降玉棺幾輩天涯同志在一時都恐淚珠乾

半爲干戈阻石城青春有夢總鵑聲全家尚在亂時過一命先從愁處行他日誰猶問遺稾斯人天竟肯虛生長安煙火非君福不但玲瓏病

骨輕

寫在營諸詩示客題紙尾

筆端何事好譏彈公是公非欲掩難尚忍百分爲借平國諱敢誣一字與人看歌行未必當呼史笑罵由來自作官論著潛夫詩歇後我今膽大署從寬

江盜糧臺爲兵所掠

如何平地有風波減斛量沙竟反戈若輩狼心誅自快諸君象齒討終苛寄家去恨黃金貴到枕誰知白刃多此夜萬聲燈火裏不知村井幾

驚訛

北警有作

此賊江南守城賊江南欲戰戰不得料無人奪江南城分走中原到天北還延竟作　至尊憂此日羽書馳　帝州此日江南寒漸甚諸公無事正輕裘

祁兒生日枕上作

七年前汝此時生夜雪初停雞正鳴今夜雞鳴聽殘雪枕邊只少汝嗁聲

詩卷零星付汝收睡時夜夜閣牀頭如今定在

灰塵裏此事思量淚也流

校吳次山先生遺稾

悲來欲酹五千卮恨不留君到此時河北陳琳先氣短江南庾信大聲雌本無枯樹驚人賦竟有韓陵共語碑第一覊棲眞快事擁衾苦校故人詩

出門

寒衾貧獨眠遲起尙云早冒雪叩人門不信貌枯槁誰知黃塵中午飯炊已好主賓虛左留豈類亭長媼長揖從此辭乞食亦有道

小飲呈築居舅氏

寒花拂檻酒盈卮都是辛酸欲淚時芒刺繞腸無著處苦吟夜夜不成詩

歲暮

暮天霜氣慘斜曛寒到覊人更十分欲訪梅花吟卻懶未嘗椒酒意先醺經秋僵蟪羞遲死盼曉飢烏悔失羣家信萬金無一字長江百里斷知聞

落花生三十韻

甚欲藏先敗萍雖化亦凡未聞珍果飣乃自落

花衕涸海滘消鹵童山廣盤嶢田難宜我稼種
別乞仙函方夏靈根孕延秋怒蔓髟葉圓貪欲
露茗曲巧攀巖星蘂黃欺箐雲絲綠借杉無聲
金暗噎有味玉初緘香汞從教冶團焦詎用監
含辛蟲不蠹埋秀烏奚鷂霜重晨收芋冰乾暮
伐欃貨防貞棄地人競遶攜鑱藤朽蘿剛縛藉
繁豆敢芟披沙和草搠篩鐵恐泥攙珠串多連
貫銀丸或獨嵌寸疑葸樣斷皺孰隶紋劉折處
腰憐瘦拈時手稱摻兕瓊拋素粒吹絮解緋衫
餹裹翻嫌潤鹽霏略配鹹分甘兒拾慧下酒客

除饞販粟來塵穀包蒲趁估帆每迎新歲早如
累左高咸水戒當風漬霉愁漏雪黝論錢輸錦
市饋橘比瑤械況此冬心畜關民日用晷醃油
肥當㲹烹飯飽呼儂粵野忠恩獻齊農笑更秋
底尋芳譜載似鄙小言拈椎許書功並瓜還禁
食嚴長生名可安醫術問天譏

枕上

孤鴻唬處析沈沈病有真魔睡敢侵鐵縱鑄成
都錯字桐經燒後是焦琴鐙昏不照吞聲淚酒
熱難澆忍死心籬寄也愁風鶴警由來我本是

驚禽時盧淝亦陷於賊椒邑頗警

漫作

人說殘年盡余愁此夜長由來微醉後無夢不還鄉家信隔江水春歸更斷腸鐙昏了無欲睡幾商量

除夕與楊君儀吉家宴

依君五月忘飢寒今日宴我徒悲酸君翁白首兒束髮大家燭影紅團團杯斝獨勸座上客到此能醉無心肝感君情深拜君賜忍淚不流聲彊歡

除夕又作

遙知姑與婦今夕睡尤難粥椀和冰薄絮衾經雪單相看惟涕淚不惜忍飢寒應更憐逋客一枝何處安

甲寅元旦聞鴉

村樹惟棲鴉向曙鳴最早鄉夢徒荒唐累汝報春曉俗耳無鍼砭每爲惡聲惱我謂汝能言畢竟勝凡鳥九閽夜沈時啞鳳知多少但有臨別辭緘口世所寶他日汝東行愼哉好音好

吳漢西金署表兄以正月四日與邑中諸

名士遊程氏園林得聯句十四韻明日見示索和余用其韻得四百二十言奉酬兼示諸君子

新年俗所尚聚歡紛雜哤入市輸金錢翦綵矜春釭夜燕爇高燭鉦鼓喧擊摐或招羣少年梟雉喝不降何異兒童嬉拋堉而緣橦諸君非其倫閉戶酒一缸乘興偶尋幽勝侶奚寡雙雖無鸞控車不用驄繫樁雖無海人槎不費吳孃艭蠟屐平生蹤行行渡漁矼梅信有人家新香姑射嬔叩門忘主賓席地憩勞躞是時雪初霽斜

日紅半窗坐談松濤邊輕風時玲瓏溪流帶冰聲石上鳴淙淙塵夢欣遊仙直至天色黝茶力逼酒消八斗才同扛作詩印鴻泥字字吹鐵腔歸來不厭晚新月剛垂杠詰朝寫示我氣結徒腔腔清福獨我慳莫振聾與聵一世黃埃多坦途亦巉峴況我遭亂離脫身從戈鏦忍死背鄉井幸託甥舅邦此邦亦風鶴日日心鹿撞鷙弓鳥之孽彌覺寔戰慄敢云乞食樂遂若佛卓幢儻復志名利死負謚駭蠢安得武陵源地可承耕穀我欲偕諸君追陪足音跫其間有佳趣古

風尤敦厖人皆老不死髮禿眉且龐春酒廣種秫冬粥兼蓺豇先人安墳墓何必阡表瀧子孫不讀書啞農性乃悾山鬼餇蘿荔游女秉蕑茳病餘自采藥每得芝苓埛居然天上人雅副及雞尨不遣青鳥使誰馳萬里駄不許桃花飛誰挂三春韃斯境徒妄想我心繫南江薄醉聊呻吟哀音答村梆

送瑾山移居花山

一度別君如一歲相思夜夜定同心尋常得見尙如此況君入山今更深自有桃花供嘯傲可

憐荇梗只浮沈何當盡脫春衣典多買村醪細酌斟

全椒南郊晚步

書聲琅琅梅花香一時吹送春風忙知有人家不知處山雲溪水天茫茫燒火難灰草心綠夕陽漸放人影長獨步五里不忍去半身新月山昏黃

江甯死事詩十四首

江甯布政使司祁公宿藻 公字幼章山西壽陽人進士自壬子之冬督師陸

公赴楚城防之事公以一人任之逮賊
之至公力已瘁癸丑正月二十九日賊
既圍城公登城厲衆固請啟城一戰督
師及駐防將軍宗室祥厚總理籌防前
廣西巡撫鄒鳴鶴皆不許然其時城中
固無兵矣公憤甚歸即歐血數斗是夜
卒公之初視政也策書院諸生以金陵
利弊問余對獨言兵公甚韙之蓋至是
公未嘗一不悔兵之不早集也

忍見環城賊英魂上訴天是眞身報　國不在

戰功傳末事柯先假能軍𤨏或全書生知此意血色定千年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公建瀛

公字立夫湖北沔陽人進士公受命督師在壬子之十有一月江南諸道夙所稱爲勁旅者先已調遣略盡公僅率吳淞罷卒二千人以行時賊方陷武昌掠衆東下上流亦未聞有撓䖒之者而公獨迎賊而戰軍於湖北之武穴既戰大潰還江盜不二十日而賊至公守陴十日瘠甚

二月初十日平明時聞儀鳳門壞儀鳳門北門也公時在南門急率裨將數人往先過東門請駐防將軍兵爲援行未至北門而賊自他城登者已走及小校場與公值公督裨將巷戰遂遇害副將佛爾國春從公死公之潰武峽而歸也濱江各大吏之防禦如何賊何以能速來江寧其上流之軍皆與賊自粵楚相先後而下者犯江之役何以尾賊獨遲其情事非隅見所能詳則公之功罪亦

容有吾輩所不能言者至於城陷之日
公實首殉之既彰彰在人耳目而專仇
公者或有他論則不敢與聞矣
羣醫同釀病俞扁尚難回孤軍況羸者深入能
戰哉矢忠房太尉鼓誘石邛峽地下鬼雄在應
呼殺賊來

上元縣知縣劉君同纓　君字清溪江
西新建人拔貢生城防之役自方伯祁
公外無勤如君者當儀鳳門初壞時君
督城上軍以空櫬實土復絫米囊立築

之初十夜向率勇士數十人間行移步政司庫銀數十萬於縣庫中志在戰城內賊也十一夜駐防兵盡敗沒君乃走出明日赴縣治後龍王廟前潭水死說者或謂賊入城後知君能欲降君以一黃旗畀君走君乃以劍自剄非事實也時江寍縣令張君行澍字海門者於督師殉城時奔告君出即赴四象橋西河水死亦所謂衆見共聞者而事後多謂其未死則眞愛憎之口矣故附表之

得君十數輩辦賊亦何難未死心猶壯多勞膽
早寒補天資片石埋地臏狂瀾豈有豺狼性車
前拜好官

上元縣學教諭夏先生慶保　先生字
履祥儀徵人舉人城陷日四學師皆散
走江寧省城凡六學時府學訓導武進歐陽先生晉守城死惜不得其事實
先生獨止其廨命役市阿芙蓉膏不可
得盡以所畜十五金授其役曰我死以
此市薄棺掩我尸餘則餉汝慎勿救我
役諾之乃懷印而縊而役已呼他人救

之矣先生恚甚其廨之旁有吳生者謂
先生學師不殉城可無罪請父先生彊
先生居其家約乘間奉先生逃先生持
不可方勸勉閒賊已至詰先生何人先
生曰吾官也探以印提賊賊刃擬先生
　先生大唾罵遂遇害
先生平日志兩字盡人師大暮方含笑旁觀自
述悲十年眞冷官無飯活妻兒若果依斯想難
爲飲刃時
　守四方城淮安兵　淮安兵者漕運總

督標下兵也調守江寧者凡二百人儀鳳門初壞時諸城駐防兵聞之先退守內城新募兵萬餘人亦隨之而散賊乃得由清涼門及矮城緣梯上惟淮安兵仍守四方城不去四方城者南迤東之城角也故名地非賊所必經然賊欲速下城則往往經此淮安兵皆殊死戰自晡時至夜將半已殺賊無算既而火藥器爲賊鳥鎗所中火大發衆稍稍卻遂敗於賊二百人僅有存者

諸君亦凝甚奈此一隅何已畝連城鑰徒麾落日戈從軍家食久許　國死心多安得淮陰士

當時四面歌

滿洲全城男婦　駐防兵既退守內城初十日昏時諸外城已無守者居民亦皆閉戶矣賊乃聚攻內城內城雖婦人童子能戰者無不致死力凡戰城下一日夜賊之死者盡已萬餘而賊至愈衆內城乃破自將軍以下至與戰男婦皆死之賊遂屠其餘得免者數百人而已

一人都一戰到死氣如雷不殺萬家盡嚴城未可開頫覷魑魅魍魎抃䇿髑髏臺斯壯 帝鄉色鵂鶹夜莫哀

前浙江副將世襲雲騎尉湯君貽汾

君字雨生武進人祖父皆死臺灣難者君用廕生官至副將軍以詩酒罷官歸寓居江寧城陷日君賦詩一章自縊死先是君營別業於冶城山下晉卞忠貞公墓旁卞氏子孫訟君侵墓域君挾當道力不爲屈至是君亦殉賊難然則君

固卞夫人所謂忠孝中人也其於卞公
必有相說以解者故篇終及之
君豈能無死家風帝所庸賦詩完結習難得是
從容負氣定常在西山最上峯卞公忠孝者今
後儻過從

前山西忻州知州曹君森　封工部主
事胡君沛　曹君字寶書上元人進士
起家縣令官至刺史　予告歸胡君字
燮園江寧人貢生晚受從子主事　封
城陷日皆衣冠自縊死

儘許商量活高年一命輕承　恩周命士守節
漢經生鬼趣甘泉壤人倫重姓名兩君何可少
纔不愧簪纓

諸生王君 金洛 君字蕉鄉上元人君
好談兵方賊未至二十日方伯祁公屬
君募鄉兵練之倚君甚重君亦慷慨自
期許兵未集而賊已至矣城陷日君預
懷大石洞重門待賊先一賊至君殺之
繼一賊至君又殺之繼數賊至君舉所
殺二賊首示之賊前擊君君走後戶赴

水死君平日勇於作爲不知君者有周
孝侯之疑篇終云云惜之乎白之也
縱使君專閫兵機未可知才雖勝處障事已等
輸棊即此磔梟首居然留豹皮蓋棺斯論定畢
竟烈男兒

機匠父子　機匠某者居西南城隅下浮橋右委巷中與三子皆絶有力賊初入城比戶括財物苟屋非甚華啟則入閉則去於是居人皆閉戶匠戶獨啟坐候賊其室僅三間各以一子主之置刀

杖隈處賊衆至者則傴僂肅送迎賊見其無長物輙棄去賊若三二人或一人至則必止賊過其家賊才入即鍵戶而守諸子視賊所至室執而殺之於後圃埋荆棘中既埋賊復啟戶如是者十數日所殺賊將百其繼也鄰有老婦人忽戒一賊毋過其家事遂露羣賊夜來圍之與二子皆鬬死惟中子得脫此余癸丑五月聞之於横山村民蓋亦爲機匠城中去所居非遠嘗親見其殺賊者說

時略述其姓名今余忘之矣

健兒終弁命彼婦竟何心魂魄或無恨生存已到今大家都敢死何賊不成禽十日磨刀慶中庭殺氣沈

青溪妓　青溪妓者其姓名傳者異詞姑闕疑賊既圍城諸妓樓皆早徙此妓獨留城陷後一賊入其家知爲妓欲犯之妓不許賊將逼之妓甘言緩賊去爲窮綺裝赴水死

豈可滔天寇而容近妾身半生爲蕩婦自古有

波臣縱欲移家去春城總惡塵此時心事苦吾輩又何人

武昌女子

武昌女子者在賊中姓名爲朱九妹然眞僞未可知其全家爲賊所驅自湖北移江寧癸丑之冬僞東王欲納之僞東王固賊魁也女欣然入賊王宮宴驩甚女潛寘毒藥於酒若食中進賊王持之急爲賊所察立磔死於是賊選色之令遂弛焉

此亦霹靂手何妨見色身不聞教坊曲猶唱贊

宮人事豈論成敗天宜鑒奕擊餘威賊膽碎兒女受恩眞

張丫頭　張丫頭者里巷習拳勇之民世所稱爲無賴子也城陷後浮沈賊中近一年能終不爲賊所得蓋其智有過人者甲寅二月張君炳垣既與外兵成謀計非有勇士不能斬關迎外兵或舉張於張君張君使人說之張不可曰張君知我必自請我乃爲知我者死耳張君聞之即日過張張大喜許之至期張

袖大刀夜至神策門盡殺守門賊二三十人候外兵外兵迄不至張遂悃悃歸既而賊推殺人者甚急適張君事已露有知張附張君者白諸賊賊乃捕得張張呼賊速殺遂先張君死先是有倪了頭者亦以無賴稱於賊陷城日凡賊獨行委巷中倪伺左右無人即袖出刀殺之凡殺七八賊賊終不得主名後不知所往與張爲二人邪抑即張而傳者倪其姓邪故附表之

纔知刀有用熱血滿身歸殺賊心原在收城計已非三軍常健忘一載只長圍值得酬知己江東賤布衣

諸生張君繼虞　君字炳垣上元人自圍城時君與當事謀所以守禦者甚備事不必盡得行行亦不必及於事城即陷君即日變姓名屬僞北王僞北王亦賊魁也所私屬凡數千人君察其解事者時時說以大義並陳利害誅之則皆色然動君知其可用乃與鄉人謀之各

以其親知從一時之潛結者半於城於
是楚北人爲賊脅者聞君事皆爭先附
君雖楚南粵西人亦往往而至君部署
略定癸丑八月遂以五千人名上諸向
督師願應外兵督師喜所以嘉許者逾
常格既與之約皆失期爲督師謀者欲
自飾其諉也且多方誤君城中人皆咎
君語不誠稍稍散而君時時往來督師
營受賊譏察亦數瀕於敗蓋至甲寅正
月而君力已憊然君之衆猶千有餘人

乃約二月五日殺神策門守賊納外兵外兵未赴以雨辭張了頭死焉而君之事先露矣賊收君窮君黨刑毒非人理君與賊游久凡賊之勁欵能爲賊出死力者君皆知之君輒受一刑畢則曰吾黨夥汝以册來吾徵汝則出册君以筆志其名賊即駢戮之十日中凡死四百餘人皆昔之勁欵能爲賊出死力者也於是賊之驍大損賊亦悟惟苦君令言楚北及江盜人君遂無語餓巳死賊轘

君尸故凡與君同謀者皆得逸出於是無應外兵者矣嗚呼君之死也最後而君之死也亦獨慘余特以君殿焉癸丑十一月余聞君與營中往來自全椒急馳書緩之蓋余留營中幾一月有以處其事之必不成矣惜乎君意方銳也

萬戶侯相待原拌七尺軀鬼都瞋賊酷我敢哭君愚黑海橫流是青天醒日無連營消遣過苦費大聲呼

江寧之陷也在事文武專防守責者前後各

殉其事蓋未聞有爲賊得者即閒散壽次諸
君亦往往勇於授命至於兵士之喪元又意
中事矣其城中僑居士著之戶自薦紳以至
齊民城陷時倉卒爲賊戕者城陷之後縊者
溺者焚者熓者或老弱同歸或死亡略盡鬼
錄所登殆不可以千萬計至一年以來孰者
以謀遁洩語孰者以文字挑釁孰者以他事
株連其見殺於賊者又若而人苟言其義憤
則從同而概爲表揚則反漏他日公私祠祀
俎豆千春必有總其成數以爲一書者吾所

謳吟今姑舍是固非有所愛憎恩怨於其間

而謂死事者之止於此也甲寅三月識

是卷半同日記不足言詩如以詩論之則軍中諸作語宗痛快已失古人敦厚之風猶非近賢排調之旨其在今日諸公有是鞱鈐斯吾輩有此翰墨塵穢略相等殆亦氣數使然邪若傳之後人其疑焉者將謂醜詆不堪殆難傳信即或總其前後讀而諒之亦覺申申詈人大傷雅道然則余此詩之得罪多矣頃者江湖遊食更無執廡下人問五噫歌者殘秋無事以其爲昔年屐齒所在故仍端錄一本存諸篋中聊自娛悅不但無問世之意亦竝無示客之時佗日齒邁

氣醇或復以此為少作而悔之又不但去其泰甚已也丙辰九月自跋於松江寓樓

秋蟪吟館詩鈔卷三終